



皇極觀物之有內篇猶易之有繫辭也凡十有二篇統論一書之大旨研精極思曲暢旁通可謂擴太易所未發者矣自一之六始言天地萬物之理而不言數者藏諸用也理備於人而尤著於聖人之經以經法天故能權變以經世自七之十二則又自經世之事業而歸之正道故終言天地萬物之數而兼言其理以顯諸仁焉前之一動一靜之間者太極生天地人之元也

皇極經世書傳卷第五

內篇

皇極

觀物

之五十一

皇極觀物之有內篇猶易之有繫辭也凡十有二篇統論一書之大旨研精極思曲暢旁通可謂擴太易所未發者矣自一之六始言天地萬物之理而不言數者藏諸用也理備於人而尤著於聖人之經以經法天故能權變以經世自七之十二則又自經世之事業而歸之正道故終言天地萬物之數而兼言其理以顯諸仁焉前之一動一靜之間者太極生天地人之元也

後之乾坤四象體用相交者天地生萬物之元也其究則先天一圖而已祝氏鈐所傳太極圖分兩圖既濟陰陽圖八卦交為十二辰圖十二辰交為十六位圖掛一圖三千六百年圖律呂圖聲音圖皆邵門高第張嶠王豫之所未嘗言者惟張行成通變始載之自謂宋宣和中獄吏牛無邪得諸司馬溫公之家今詳考之得失相半蓋臆度附會之見爾先天之學以理論數自誠而明出於自然豈容鑿哉故茲訓釋惟以子邵子舊文為主所附諸圖雖盡去之而必明辨

其得失焉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自天

地觀之則萬物為萬物自太極觀之則天地不過天物之大者耳既謂之物成象與質則亦有所盡矣天

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成象

者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成質者也知陰陽剛柔之

有所盡則知天地之大無不盡者也以理而推則陽

剛之數十陰柔之數十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四時成

二月其盡天地之大者與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四維成

六月而止於十二者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四維成

天常去一以為用也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

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

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與

天行健故以四時言地勢坤故以四維言堯典曆象日月星辰必驗中星以正三百六旬淮南論二十四時之變必言四維於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之間故先天圓圖乾始於西北泰交於東北坤盡於東南否極於西南朱氏隱老曰天言四時主乎四中若乃四季則天以其餘與於地者也地言四維間乎四方若乃四中則地以其正奉乎天者也天常去一地常存一卽是而可見矣至若天之四孟地之四隅則皆共之自其所共而言則天地皆有十

六自其所獨而言則天地皆止十二斂十六爲十二則大用無所不周展十二爲十六則大體無所不備此所以爲至大凡物之大者莫能過也然天未始以大爲自得故依乎地地未始以大爲自得故附乎天天地自相依附故能成其大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四時之行四維之載同此一元而已此言天地兩贊美其至備後言天地人兩贊美其至妙宜合而觀之

天生于動者也

主天

地生于靜者也

主地

方一動一靜

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極則靜靜極則動故曰交動之始則陽

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

矣。天雖動而未嘗不靜故始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

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地雖靜

不動故始柔終剛所以為地之用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

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太

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日月星辰交

而天之體盡之矣。靜之大者謂之太柔靜之小者謂

之少柔。動之大者謂之太剛動之小者謂之少剛。太

柔為水。太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水火土石交

而地之體盡之矣。陰陽剛柔各分太少太者得氣之

多者也少者得氣之少者也乾位

正南為日兌位東南為月離位正東為星震位東北

為辰坤位正北為水艮位西北為火坎位正西為土

巽位西南為石八生於四四生於二二生於一祝氏

所謂太極圖也但以兌為少陰震為太陰艮少剛巽

太剛與此相戾耳

前言法象莫大乎天地。此則推原法象惟動靜兩

端循環不已。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生生無息則

謂之易。故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其加一倍法之源與。天生乎動地

生乎靜。生之者太極也。其交者兩儀也。動之始生

陽。極則生陰。靜之始生柔。極則生剛。生之者兩儀

也。其交者四象也。四象先天而爲用。八卦後天而爲體。天地之體備而後變化生成萬物。所謂八者亦本乎四而已。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於日而得火。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也。方諸取於月而得水。水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隕而爲石。石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星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成象而地效法之。其猶形影聲響之相應乎。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地之中。萬事萬物無徒非四。四則八矣。八則十六矣。十六則三十二矣。三十二則六十四矣。百千萬億兆京垓秭以至無極。皆自然之理也。然皇極用數。不過乎中。中者太極也。無爲之本也。無爲而無不爲。故分爲二。先得一爲一。後得一爲二。動乎四時之中者。陽一而奇爲天。故五加倍則十。靜乎四維之中者。陰二而偶爲地。故六加倍則十二。一即十之始也。十即一之終也。故陽剛之數皆十。謂之天干。二即十二之始也。十二即二之終也。故陰柔之數皆十二。謂之地支。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坤復之幾，陽變至於乾，無極而太極也。乾姤之幾，陰合而至於坤，太極本無極也。周邵之學，夫豈異哉！天以陰陽交，則少陰少陽為子丑寅，太陰太陽為卯辰巳，前六會為長者也。地以剛柔交，則少剛少柔為午未申，太剛太柔為酉戌亥，後六會為消者也。麗乎天者，日月星辰交，則日有四位，乾夫大有大壯也。月有四位，履兌睽歸妹也。星有四位，同人革離豐也。辰有四位，无妄隨噬嗑震也。四四聚於東南而為十六，非天之體盡於此乎。麗乎地者

水火土石交，則水有四位，坤剝比觀也。火有四位，謙艮蹇漸也。土有四位，師蒙坎渙也。石有四位，升蠱井巽也。四四聚於西北而為十六，非地之體盡於此乎。以地之二剛升而附陽，則陽之十不變。陰之十二可變也。以天之二陰降而依柔，則柔之十二不變。剛之十可變也。不變者常為用之體，變者常為體之用。故曰：天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故動地以體為本，以用為末，故靜。又自圖觀之，圓圖象天，包地外，運用者氣也。日之用在星，故曰：圓者星也。五行相生，則首北，次南，次東，次西而成乎中。河圖

之數也。方圖地處天中，生物者質也。水之體在土，故曰方者土也。五行相尅，則由西北而西南，由東南而東北，以復乎中。洛書之文也。方圖乾處圓圖亥位，天門之氣下降矣。坤處巳位，地戶之氣上騰矣。自西北而東南，陰陽互截其宅，皆自相交。及泰居寅而否居申，則鬼方通乎神，而人路塞乎鬼。自東北而西南，陰陽各從其類而相交，生生無息焉。氣非質則無所依附，質非氣則豈能生物哉。故八卦交為十二辰，十二辰交為十六位，皆統於日甲一元而為用也。觀於交而體之用見矣。故曰用也。

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

其神也夫。

日為暑。日火之精月為寒。月水之精星為晝。星體光耀為晝

明辰為夜。辰體昏暗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

氣無形，所水為雨。水氣潤下火為風。火氣炎上土為

露。土氣上蒸石為雷。石氣內搏雨風露雷交，而地之

化盡之矣。質有形所暑變物之性。乾為心以截寒變

物之情。兌為脾以截晝變物之形。離為膽以截夜變

物之體。震為腎以截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

矣。感者唱也兩化物之走。坤為血以象風化物之飛。

艮為肉以象
火故應乎飛
巽為骨以象
石故應乎木
陰和
平陽

天地不交則不能生萬物萬物不交則不能備天
地故天以暑寒晝夜變物以性情形體感地以雨
風露雷化物以走飛草木應暑寒晝夜成乎氣者
也雨風露雷成乎質者也成乎氣者有變焉成乎
質者有化焉一變一化天地交而萬物生矣性情
形體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本乎地者也本乎天
者有感焉本乎地者有應焉一感一應萬物交而

天地備矣萬物各備一天地則萬物各有一太極
可從而知也天氣地質凝為萬物此所以有象數
與暑寒晝夜出於日月星辰之所變則其為數不
過四十而已及夫暑寒晝夜之交也進之以陽剛
之體數則百六十退之以陰柔之體數則百十二
有進有退此其所以為變也日暑炎月暑溫星暑
浮辰暑沉日寒淺月寒深星寒散辰寒凝日晝明
月晝淪星晝曉辰晝昏日夜沒月夜出星夜光辰
夜集則其交而變者盡之矣雨風露雷出於水火
土石之所化則其為數不過四十八而已及夫兩

風露雷之交也。進陰柔之體數則百九十二。退陽剛之體數則百五十二。有進有退此其所以為化也。水雨霖火雨霖土雨濛石雨雹水風涼火風熱土風和石風烈水露黑火露赤土露黃石露白水雷雲火雷號土雷連石雷霹則其交而化者盡之矣。性情形體出於暑寒晝夜之所變則其為數不過百一十二而已。及夫性情形體之交也以陽剛之用數唱陰柔之用數則萬有七千二十四。自天言之為變數。自物言之為動數。然而曰動植之感云者是於動中分動植則性情為動之動。形體為

動之植也。走飛草木出於雨風露雷之所化則其為數不過百五十二而已。及夫走飛草木之交也以陰柔之用數和陽剛之用數則萬有七千二十四。自地言之為化數。自物言之為植數。然而曰動植之應云者是於植中分動植則草木為植之植。走飛為植之動也。天卦皆在西北天門自相交而感地卦皆在東南地戶自相交而應。及感應互交而萬殊不同故下文詳言之。

走坤感暑乾而變者性之走也。乾坤感寒兌而變者者情之走也。兌感晝離而變者形之走也。離感

夜震而變者體之走也。震坤飛感暑乾而變者性

之飛也。乾感寒兌而變者情之飛也。兌感晝離

而變者形之飛也。離感夜震而變者體之飛也。震

為小草坎感暑乾而變者性之草也。乾感寒兌而

變者情之草也。兌感晝離而變者形之草也。離

濟感夜震而變者體之草也。震木巽感暑乾而變

者性之木也。乾感寒兌而變者情之木也。兌

感晝離而變者形之木也。離感夜震而變者體之

木也。震為恒巽

暑寒晝夜天也。唱地之走飛草木而走飛草木遂

感之而變是方圖天之乾兌離震西南人路十六

卦交於地也。天卦皆在上而生氣在首故能生動

物而頭向上。是固動物之用若無與於植也。然乾

之始物性陽而情陰坤之成物形陽而體陰又自

圓圖論之。性情形體感暑寒晝夜而變者有矣。然

而動植之感有性情形體無走飛草木非動植之

通數也。惟感而又感則東南之走飛草木皆受性

情形體於西北各肖乎乾兌離震於西南橫之為

否萃晉豫無非走也。縱之為否遯訟姤則有走飛

草木之性。性之走飛草木之分焉。橫之為遯咸旅

是取

小過無非飛也。縱之為萃，咸困，大過則有走飛
草木之情。情之走飛，草木之分焉。橫之為訟，困未
濟解，無非草也。縱之為晉，旅未濟鼎，則有走飛草
木之形。形之走飛，草木之分焉。橫之為姤，大過鼎
恒，無非木也。縱之為豫，小過解恒，則有走飛草木
之體。體之走飛，草木之分焉。天與地十六卦互相
錯綜，始成二百五十六位。圓交於方，用而有氣，則
靜者動，此其為動植之感。既有性情，形體復有走
飛草木，其為動植之通數也。明矣。萬有七千二十
四，自乘為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

十六，豈非感而又感之所致歟。

性乾應雨坤而化者走之性也。坤乾為泰應風艮而化者

飛之性也。艮乾為大畜應露坎而化者草之性也。坎乾為需應

雷巽而化者木之性也。巽乾為小畜情兌應雨坤而化者

走之情也。坤兌為臨應風艮而化者飛之情也。艮兌為損應露

坎兌而化者草之情也。坎兌為節應雷巽而化者木之情也。

巽兌為中孚形離應雨坤而化者走之形也。坤離為明夷應風

艮而化者飛之形也。艮離為賁應露坎而化者草之形也。

坎離為既濟。應雷巽而化者木之形也。巽離為家人體震應雨

坤而化者走之體也。坤震為復應風艮而化者飛之體也。

為艮震應露坎而化者草之體也。坎震為屯應雷巽而化者木之體也。巽震為益

雨風露雷地也和天之性情形體而性情形體遂應之而化是方圖地之坤艮坎巽東北鬼方十六卦交於天也。天卦皆在下而生氣在根故能生植物而頭向下是固植物之用若無與於動也。然天產之物飛陽而走陰地產之物木陽而草陰又自圓圖論之走飛草木應雨風露雷而化者矣。然而動植之應有走飛草木無性情形體非動植之通數也。惟應而又應則西北之性情形體皆施走飛

草木於東南各肖乎坤艮坎巽於東北橫之為泰大畜需小畜無非性也。縱之為泰臨明夷復則有性情形體之走走之性情形體之分焉。橫之為臨損節中孚無非情也。縱之為大畜損賁頤則有性情形體之飛飛之性情形體之分焉。橫之為明夷賁既濟家人無非形也。縱之為需節既濟屯則有性情形體之草草之性情形體之分焉。橫之為復頤屯益無非體也。縱之為小畜中孚家人益則有性情形體之木木之性情形體之分焉。地與天十

六卦互相錯綜倍成五百一十二位方交於圓體

而有質則動者靜此其為動植之應既有走飛草木復有性情形體其為動植之通數也明矣萬有七千二十四自乘為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豈非應而又應之所致歟

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體之走善味性之飛善色情之飛善聲形之飛善氣體之飛善味性之草善色情之草善聲形之草善氣體之草善味性之木善色情之木善聲形之木善氣體之木善味

色艮火也聲坤水也氣巽石也味坎土也

天之四變物以類感為性情形體其自相交惟成

十六及交於地則二百五十六矣走飛草木不同也而性之走飛草木皆善色情之走飛草木皆善聲形之走飛草木皆善氣體之走飛草木皆善味何哉乾主目艮主色否遯訟姤與大畜損賁頤為乾艮之合是太陽之從於太剛者也兌主耳坤主聲萃咸困大過與泰臨明夷復為兌坤之合是太陽之從於太柔者也離主鼻巽主氣晉旅未濟鼎與小畜中孚家人益為離巽之合是少陽之從於少剛者也震主口坎主味豫小過解恒與需節既濟而為震坎之合是少陰之從於少柔者也然

則色聲氣味又何為乎主之以艮坤巽坎哉艮火也。火為肉。肉之發斯為色。此色之所以屬乎艮也。坤水也。水為血。血之發斯為聲。此聲之所以屬乎坤也。巽石也。石為骨。骨之發斯為氣。此氣之所以屬乎巽也。坎土也。土為髓。髓之發斯為味。此味之所以屬乎坎也。

走之性善耳。飛之性善目。草之性善口。木之性善鼻。走之情善耳。飛之情善目。草之情善口。木之性善鼻。走之形善耳。飛之形善目。草之形善口。木之形善鼻。走之體善耳。飛之體善目。草之體善口。木之體善鼻。

耳兌月也。目乾日也。口震辰也。鼻離星也。

地之四化物以類應為走飛草木。其自相交惟成十六及交於天則亦二百五十六矣。性情形體不同也。而走之性情形體皆善耳。飛之性情形體皆善目。草之性情形體皆善口。木之性情形體皆善鼻。何哉。坤主聲兌主耳。泰臨明夷復與萃咸困大過為坤兌之合。是太柔之從於太陰者也。艮主色乾主目。大畜損賁頤與否遯訟姤為艮乾之合。是太剛之從於太陽者也。坎主味震主口。需節既濟屯與豫小過解恒為坎震之合。是少柔之從於少

陰者也。巽主氣，離主鼻。小畜中孚家人益與晉旅未濟鼎為巽離之合。是少剛之從於少陽者也。然則耳目口鼻又何為乎主之？以兌乾震離也哉。兌月也。月為脾，脾之發斯為耳。此耳之所以屬乎兌也。乾日也。日為心，心之發斯為目。此目之所以屬乎乾也。震辰也。辰為腎，腎之發斯為口。此口之所以屬乎震也。離星也。星為膽，膽之發斯為鼻。此鼻之所以屬乎離也。

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

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於萬物不亦宜乎。

人為萬物之靈，所以異於動植之物者，以得天地之全用也。故邵子詩曰：一氣總分兩儀已備，圓者為天，方者為地。變化生成，動植類起。人在其間，最靈最貴。暑寒晝夜，天之用也。而人無不承是氣之變，所以皆有性情形體以感之。雨風露雷，地之用也。而人無不受是質之化，所以皆象走飛草木以應之。上文所論孰善夫色聲氣味，以有目耳鼻口之故也。果如是，則人固交於物矣。孰善夫耳目口

鼻以有聲色味氣之故也。果如是則物固交於人矣。及此而始以人言焉。則前之所善者果何爲者哉。蓋欲申言其目耳鼻口之所以善則必詳究其變化感應之所自來。由其變化感應之異於物。是以視聽嗅嘗之徧乎物。故邵子詩曰：物有聲色氣味。人有耳目口鼻。萬物于人身。反觀莫不全備。物之數其多至於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而無不盡之於地。地之數其多至於一百五十二。而無不盡之於天。天之數其多至於一百一十二。而無不盡之於太極。太極之數一而

已矣。惟人也具一太極於方寸之間。則萬變萬化皆由是出。萬感萬應皆由是生。靈於萬物。以此故爾。豈特目耳鼻口善乎。色聲氣味而已哉。故邵子詩曰：目耳鼻口人之戶牖。心膽脾腎人之中雷。內若能守。外自不受。中若無守。外何能久。蓋物交物則引之而去。心靈無以久存矣。惟大舜明於庶物。所以爲聖人者。守此一太極也。太極主乎中。雷則氣全於天。質全於地。耳目口鼻全於首。猶天之日月星辰也。聲色臭味全於身。猶地之水火土石也。兩儀四象權變在我。聖人事業不難致矣。

觀物篇之五十二

內篇之二

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地之四卦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天之四卦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

前篇之末已言人之靈於物此篇之首復言之者將明人爲天地之用而用又不外乎萬物之體也萬物之體各得其一而其所以皆備於我者何哉目耳鼻口屬乎乾兌離震天之用也萬人與物異

者也色聲氣味屬乎艮坤巽坎地之體也萬物與人同者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以有氣則動焉色聲氣味皆變於走飛草木之物體則是用而不違諸天用無定體惟化是體以有質則靜焉耳目鼻口皆化於性情形體之神用則是體而不違諸地體與用交而不違諸地夫豈非地道之存乎用與體交而不違諸天夫豈非天道之存乎夫道本乎太極太極分而爲天地天地分而爲人物人與物交惟物理之皆備而不爲物欲之所蔽則人極立矣自圖觀之用從中起以左右言復爲天根以識

人始爲月窟以知物而幾則存乎復。以上下言乾
兌爲性情巽坎爲形體震離爲走飛坤艮爲草木
而人則寓乎走其分而交也。陽交於陰爲走陰交
於陽爲飛人之足與手也。剛交於柔爲草柔交於
剛爲木人之毛與骨也。其合而交也。陽與剛交乾
巽在上心肺生焉。乾爲心心生目目屬泰大過爲
肺肺生骨骨屬巽陰與柔交兌坎次上肝膽生焉。
小過爲肝肝生肉肉屬艮離爲膽膽生耳耳屬既
濟柔與陰交坤震在下腎與膀胱生焉。震爲腎腎
生口口屬頤否爲膀胱膀胱生血血屬坤剛與陽

交艮離次下脾胃生焉。兌爲脾胃生鼻鼻屬中孚。
未濟爲胃胃生髓髓屬坎。曰乾巽則坤震交矣。曰
兌坎則艮離交矣。坤與乾感則泰否應焉。坎與離
感則既濟未濟應焉。兌與巽感則大過中孚應焉。
艮與震感則頤與小過應焉。此天地八象而人兼
之。故有十六象也。豈非體無定用用無定體者與。
內經曰人之生也。負陰抱陽。陽化氣陰成形。天不
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地
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
此即先天之用也。負陰爲坤抱陽爲震。體用之交

其幾在此非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乎人物之道
雖反對者正變三十六卦而成六十四變化皆備
然人所以能聖而物則不能者人能握其幾而擴
之配天地故也

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

人固非物中之一物有一
聖固非人中之一人

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
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為兆物之物豈非

人乎

物極於天地
之四卦從天

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
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

之人為兆人之人豈非聖乎

人胎於復天
之四卦包地

人固靈於物矣然色聲氣味與萬物同是亦物也
聖人出類拔萃若大過人夫然目耳鼻口與萬人
同是亦人也天地萬物父母聖人居大君之位其
克肖之宗子乎天之四卦乾兌離震雖分陰陽然
皆生於太極之陽儀焉地之四卦巽坎艮坤雖分
柔剛然皆生於太極之陰儀焉陽起於奇一故大
陰起於偶二故小惟陽大而陰小則陽能兼陰陰
惟從陽而已聖人建用皇極曆象日月星辰而水
火土石從之殆猶形影聲響者與雖日月窟知物
天根識人其實陽統陰天包地人用物物隨人也

人物各有七等以十六位而四分之乾爲一兌爲十離爲百震爲千又各分行而一十百千之十千則萬矣百千則億矣千千則兆矣變化之數至一唱一和而止以十六位求之則第二行之萬數是也體用之數至再唱再和而止以十六位求之則第三行之億數是也猶有第四行之兆數存焉以當第一行之一數則人之於物兆物之物也聖人之於人兆人之人也其數備其道備則人極其立矣乎夫自一一而千千則爲散殊愈精而愈微故草類之細者入於坤自千千而一一則爲統體愈

廣而愈大故人類之巨者出於乾乾變而姤化是乾陽與巽剛交也數皆一一陽當兆人之人剛當兆物之物兌坎可知矣坤化而復變是坤柔與震陰交也數皆千千柔當一物之物陰當一人之人艮離可知矣人則性情形體之感走飛草木之應無不備者物則自坤而巽走飛草木自巽而坤飛走木草或得形體或得性情不皆備也圓圖三十六宮正者八變者二十有八天之變自夬而起十有六變至姤而止地之變自剝而起十有六變至復而止方圖西北以之東南乾至坤而兌離震巽

坎艮存焉東北以之西南泰至否而損咸恒益既
濟未濟存焉皆四象相交而成十六事也年月日
時分秒初無二十五變而祝氏必乃謂人用分數
物用秒數時有三十分分有十二秒三十之三十
爲九百又九百乘之爲八十一萬至二萬八千二
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爲
二十五變散於十六大位之中以占人十二之十
二爲一百四十四又一百四十四乘之爲二萬七
百三十六至七百二十二兆二千四十一萬三千
六百三十億八千七百三十六萬爲二十五變散

於十六小位之中以占物泰損大畜升爲日月星
辰之元則與邵子之用異矣甚矣必之好鑿也

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
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
人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人而何人謂之
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
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日有四位又謂其
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
月有四位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
照人事者焉星有四位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

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辰有四位噫聖人者非世世而

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

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

理知之也聖人同天
乾為心目

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氣也口之於味

也物不能備而人能備之則是物之至者爾惟夫

目收天下之正色以養心神耳收天下之正聲以

養脾胃意鼻收天下之正氣以養膽志口收天下之

正味以養腎精則人欲盡而天理存矣非人之至

者與以物之至歸於人則人不可以不知所勉以

人之至歸於聖則人不可以不知所慕舉天下之

物無以加於人故曰物之物舉天下之人無以加

於聖故曰人之人一至物當一至人此一一之數

於卦當乾乾乃六十四卦之宗聖乃萬億兆人之

主也聖人必不見疑於衆人惟賢者而後信之篤

故以聖人合天之道言之何則天下人之心一人

之心是也故能以一心觀萬心天下人之身一人

之身是也故能以一身觀萬身萬物之理一物之

理是也故能以一物觀萬物萬世之事一世之事

是也故能以一世觀萬世而理以窮蓋日為心心

爲神而屬乾故其所觀自心而始外此而觀身則
夫之謂也觀物則大有之謂也觀世則大壯之謂
也是即第一行之一而又一十百千之者乾與巽
交矣有心則有意故能以心代天意有身則有言
故能以口代天言有物則有工故能以手代天工
有世則有事故能以身代天事而性以盡蓋月爲
脾胃爲意而屬履故其所代自意而始外此而代
言則兌之謂也代工則睽之謂也代事則歸妹之
謂也是即第二行之十而又一十百千之者兌與
坎交矣日紀于星星爲膽膽爲志故識時以至通

照四者同人革離豐之象自所觀者而推之也而
命以至是即第三行之百而又一十百千之者離
與艮交矣月會于辰辰爲腎腎爲精故彌綸以至
表裏四者無妄隨噬嗑震之象自所代者而推之
也而道以備是即第四行之千而又一十百千之
者震與坤交矣噫者嗟嘆之聲也以上四節立極
之事非人人之所能非世世之所有故嗟嘆以發
其意焉效學也學以至乎聖人之道效聖者也上
而見堯舜者禹稷是已下而見夫子者顏曾是已
邵子皆不得與之而並世然則聞而知之其惟效

諸乾乎目者外象之乾也心者內象之乾也外象
之乾不過睹聖人於一世而已內象之乾則可以
睹聖人於萬世焉心迹體用之間察之觀之探之
藏之皆以理知之理窮則盡性而至於命天地萬
物一以貫之矣此先天之學所以為心學也與
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
萬物此非聖人之言則吾不得而知之也妄言悖道非惟吾
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此謂必以凡
言之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
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言者

聲也此心此口揆之吾而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
然則其在聖人也亦然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
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所知所言揆之聖
吾者亦不然矣吾豈敢行哉聖人
先得吾心之所同然者理而已

天地萬物之理吾心與天下之人所同然者也自
鄒衍海外九州之說出而佛氏妄言四大部洲以
附和之於是文士競傳別有天地極樂世界萬物
瑰竒非復人間荒唐空幻宋人惑焉夫先天之學
誠明而已矣本一日以知一元通晝夜而知開閉
心可知而言可道與仲尼之所損益孟子之求其

故者皆一道也。聖人立極以心爲本而言從之。邵子詩曰：意亦心所至，言須耳所聞。誰云天地外，別有好乾坤。其謂是與道不遠人，故易之爲書不可遠人，以爲道先天之學。雖言天地變化不可爲典要，然目耳鼻口人之靈也，色聲氣味歸焉。日月星辰天之明也，水火土石從焉。以此參彼道之在我者可驗矣。故詩又曰：道不遠于人，乾坤只在身。誰能天地外，別去覓乾坤。又曰：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何足言。是故知環中之意而終日言之，行其所知，踐其所言，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是亦聞知之聖人也。已是故天地數不過五，在人則心之神也。而皇極以四爲用，先天地也。非不用五，五所以用四也。五神也，四形也。神之妙不可知，不可見，而常主宰乎四也。誠則神矣。心无妄知，口无妄言，合四而一焉。夫是之謂誠。

觀物篇之五十三

內篇之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三理性命皆一也，三者皆在於道。此承上篇立極四節而言，故引易以證之。理者盈

天地間萬物之理觀心而下四者窮理之事也日月星辰則有晝夜上下水火土石則有深淺高卑自陰陽而為幽明因死生而為鬼神內則為心外則為身體則為物用則為事皆此理之對待者也故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性即理之得於天者代意而下四者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聖人則知仁合一故行權守正而禮義皆恊于中皇帝王伯行權之知也意言工事守正之仁也故曰與天

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勞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命則上帝主宰乎物理天性者識時而下四者至命之事也上識陰陽之時下盡剛柔之理中盡走飛草木之情通照化教勸率之事裁成以運用一元即一日也古今即旦莫也神妙變化豈有方體哉故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道所以能處理性者易有太極是已彌綸而下四者所以立命之事也彌之則萬而一綸之則一而萬出

之則始而開入之則終而閉進之則復而長退之
則始而消表之則體而物裏之則用而人小德川
流大德敦化聖人渾然大極之全體故曰易與天
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易以此始而經世以此
終其義一也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至
則道在我矣斯之謂聖人與

是知道為天地之本

道為太極分天地而為天地

天地為萬物之本

天地分而為萬物

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萬物以道觀天

地則天地亦為萬物

萬物由天地而生故以天地觀之為萬物天地由太極而生故

以太極觀之則天地亦為萬物

道之道盡之于天矣天之道盡之于

地矣

至此分天地為二者天以氣地以質

天地之道盡之于萬物矣天

地萬物之道盡之于人矣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所

以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

易有太極者道也在先天謂之一元太極分而為

二先動為陽自此為天在先天則乾居圖左後靜

為陰自此為地在先天則坤居圖右故曰兩儀天

地之祖也非止為天地而已也此道所以為天地

之本乾統大四象坤統小四象八八變二百五十

六卦終於動植通數此天地所以為萬物之本動

植在天地之中天地在道之中達人觀一而已

矣此動植通數雖乾坤亦在其間道爲太極故也
道無爲天亦無爲惟天法道故道之道盡于天先
天圓圖象同太極數之所以運行者是也故曰成
象之謂乾乾大生坤亦廣生惟地法天故天之道
盡于地先天方圖數同圓象物之所以生成者是
也故曰效法之謂坤天之四卦合地之四卦迭相
盛衰終始於其間律呂聲音之變總攝動植之通
數者是也故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皆有陰
陽則天地之道盡之矣人者天地五行之秀氣受
天地之中以生而萬物皆備於我用爲天之日月

星辰故耳目鼻共爲首體爲地之水火土石故聲
色臭味共爲身故曰聖人參三才而兩之體用之
交至靈至貴則天地萬物之道盡之矣人能窮究
其所以然者能處理性自作元命反對則乾唱坤
坎和離流行則陽合剛陰合柔別生則天根爲人
月窟爲物分類則乾巽在上坤震在下然道皆自
人而行配天地而命萬物權變推移以盡皇帝王
伯之民者皆事業也順而言之則太極之道盡之
于天地天地之道盡之于萬物逆而言之則萬物
之道盡之于天地天地之道盡之于太極而人則

心全太極躬備萬物道無不盡不以言有逆順而
或殊焉明乎此者可以盡民暗乎此者無以盡已
明暗之分繫乎知與不知而已矣

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聖人
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
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此以一心萬民
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此以一身然
則聖人與昊天為一道也聖人與昊天為一道則萬
民與萬物亦可以為一道此以一物一世之萬民與
一世之萬物亦可以為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

之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明矣

此以一世

夫昊天

盡物與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

言四府則意言吳

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

意言工事出乎天者為陰陽

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

禮樂汗隆于其間矣

意言工事代於人者為禮樂

春為生物之府

此非意之意

夏為長物之府

此不言之言

秋為收物

之府

此不工之工

冬為藏物之府

此非事之事號物

之庶謂之萬

萬為十六位

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

此昊天

萬之又萬為十六

易為生民之

府

聖人之意以

書為長民之府

聖人之言以

詩為收

民之府聖人之工以春秋為藏民之府聖人之事以

號民之庶謂之萬以行則第二雖曰萬之又萬其庶

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以行則第三昊天

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以行則第六昊天

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

此以命處理性推本自道而言之道能立命則惟

天與聖人而已昊天與聖人同乎一道故不異

乎萬物聖人之與萬民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民

萬民與萬物同乎一道則聖人與昊天亦同乎一

道矣以一心而推萬心以一身而會萬身者此也

一世之萬物與一世之萬民同乎一道則萬世之

萬物與萬世之萬民亦同乎一道矣以一物而觀

萬物以一世而觀萬世者此也天下無二道聖人

無兩心物也民也聖人也天也其道一也何物非

天何民非聖是故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然昊天無

為道之大原也聖人有心道之主宰也意言工事

由此而代矣府者能大受之謂也注焉而不滿酌

焉而不竭其體隱其用費其天與聖人之所同然

者乎自一陽復於子漸至三陽泰於寅六陽純於

巳為乾故春為陽始夏為陽極自一陰始於午漸

至三陰否於申六陰純於亥爲坤故秋爲陰始冬
爲陰極陽始則溫以生物陽極則熱以長物陰始
則涼以收物陰極則寒以藏物皆一氣也其別而
爲四則陰陽升降于其間矣春生夏長仁也正月
泰二壯三夬四乾五姤六遯皆乾主之故仁近於
樂而著太始七月否八觀九剝十坤子復丑臨皆
坤主之故義近於禮而居成物曆居陽治陰故日
月星辰以叙時乾姤巳午之會也當二帝三王之
世而禮行焉故曰禮其皇極之門乎律居陰治陽
故水火土石以制音坤復亥子之會也當黃鐘大

呂之位而樂興焉故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氣鐘
於子化生萬物易生民以尚意書長民以尚言詩
收民以尚功春秋歲民以尚事皆一理也其別而
爲四則禮樂污隆于其間矣曰陰陽升降則運有
否泰皆天道也禮樂污隆則時有損益皆聖人之
道也人物統於太極圖以四行分七等朱氏隱老
曰號物之庶謂之萬以第二行言也萬之又萬則
第三行之億物也舉中數而不及其首尾者何哉
重第七等之兆物當第一等一一之物是雖歸重
於人而亦不能出此昊天四府也民亦不舉其

首尾之數者以第七等之兆人當第一等一一之人雖歸重於聖人以見其於民亦類爾人之庶雖萬且億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乎愚則以為此皆極言其多非有深意也夫昊天主用萬物主體時之用變則物無不化之體矣聖人主用萬民主體經之用變則民無不化之體矣昊天以時授人則天道行焉聖人以經法天則人極立焉天人之事不過如此而顧以如何問焉者欲人深思而自得之也

觀物篇之五十四

內篇之四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

知易所存可識天時

觀夏則知書之

所存乎

知書所存可識地理

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

知詩所存可以

中盡物情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

知春秋所存可通照人事

易之

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

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

易之四乃乾履同人無妄

四之書之易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

之詩者長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

夫兌革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

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

詩之四乃大有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

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
秋者藏藏之謂也。春秋之四乃大壯歸妹豐震之四生生者修夫意
者也。生長者修夫言者也。生收者修夫象者也。生藏
者修夫數者也。乾履同人无妄之四衍而為元之元會運世之四則一位自含十六位矣
非有以修夫意言象數能若是乎長生者修夫仁者也。長長者修夫
禮者也。長收者修夫義者也。長藏者修夫知者也。夫
革隨之四衍而為會之元會運世之四則一位自
含十六位矣非有以修夫仁義禮知能若是乎收
生者修夫性者也。收長者修夫情者也。收收者修夫
形者也。收藏者修夫體者也。大有睽離噬嗑之四衍
四則一位自含十六位矣非有以修夫性情體能若是乎藏生者修夫聖者也。

藏長者修夫賢者也。藏收者修夫才者也。藏藏者修
夫術者也。大壯歸妹豐震之四衍而為世之元會運
世之四則一位自含十六位矣非有以修
夫聖賢才術能若是乎修夫意者三皇之謂也。修夫言者五帝
之謂也。修夫象者三王之謂也。修夫數者五伯之謂
也。意言象數既出於皇帝王伯自足以彌綸天地矣修夫仁者有
虞之謂也。修夫禮者夏禹之謂也。修夫義者商湯之
謂也。修夫智者周發之謂也。仁禮義智既出於虞夏
商周之自足以出修夫性者文王之謂也。修夫情者武王
之謂也。修夫形者周公之謂也。修夫體者召公之謂
也。性情形體既出於文武周召之所修
也則文武周召自足以進退今古矣修夫聖者秦

穆之謂也。修夫賢者，晉文之謂也。修夫才者，齊桓之謂也。修夫術者，楚莊之謂也。聖賢才術既出，秦晉齊楚自足以表裏人物矣。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體一也，而有四者之不同。道也，德功力固自有不同之迹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用一也，而有四者之不同。化也。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體用分而心迹判，其權也非自天而之人者乎。然而民賴以生，則真聖人之事也。此以道能立命，合天時聖經而言之，以見聖人之

權即天道之變也。首篇言天地造化與易相配而不及聖人至此，乃言聖經造化與天相配而參乎易。記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觀於春而三皇事業象之，則知易教潔淨精微存乎生矣。觀於夏而五帝事業象之，則知書教疏通知遠存乎長矣。觀於秋而三王事業象之，則知詩教溫柔敦厚存乎收矣。觀於冬而五伯事業象之，則知春秋屬辭比事存乎嚴矣。聖經與天時錯綜消長，則陰陽迭為升降，禮樂更為污隆，豈非同一道者哉。意言象數言其本末，仁義禮智言其先後。

性情形體言其大小聖賢才術言其優劣皆用也
皇帝王伯言其天時虞夏商周言其地理文武周
召言其物情秦晉齊楚言其人事皆體也方其體
未有用則天時自天時孰與察地理地理自地理
孰與成造化物情自物情孰與稽今古人事自人
事孰與理人物昊天四府無由而合於人也惟人
道能立天命修易之教立象盡意則彌綸天地無
非道矣修書之教立誠盡性則出入造化無非德
矣修詩之教立政盡志則進退今古無非功矣修
春秋之教立事盡謀則表裏人物無非力矣帝天

之命其惟聖人乎心者神之所存也故以用言迹
者人之所履也故以體言權稱物而知輕重者也
運用於心迹之間而時措之宜則神妙無方矣事
爲也業之始也聖人方其寂然不動則烏有所謂
心迹者雖鬼神莫得而窺也及其酬酢應變吉凶
與民同患則心迹於是乎判矣權而不失乎經如
四氣之遷自天而人者也體則無爲而無不爲用
則無在而無不在豈非聖人之事哉

三皇同意而異化

元之元
爲乾

五帝同言而異教

會之元
爲夬

三王同象而異勸

運之元
爲大有

五伯同數而異率

世之元
爲大壯

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為無有之謂也。無為者非不為也。不固為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為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子出老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斯之謂歟。易為三皇之道元統四用以陽象自然

意者心之所至而無迹。言者心之所宣則有迹矣。象則其迹著。數則其言詳。而用計矣。意言象數之

同者經卦之同也。教化勸率之異者緯卦之異也。於同之中舉其意則元之元之一十六卦皆乾也。於異之中舉其化則坤剝比觀其有不交於乾而為否遯訟姤之類乎。以道化民猶其曰以乾唱坤也。民亦以道歸之猶其曰坤亦以乾為唱而和之也。易之用始於三皇以自然為道故尚自然以下邵子蓋自釋之矣。聖人有言以下則引以斷此章之旨也。

三皇同仁而異化。元之會為履五帝同禮而異教。會之會為先三王同義而異勸。運之會為睽五伯同智而異率。世之會為歸妹

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為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為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無已有則舉一毛以取與于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者乎能知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出易大傳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歟書為五帝之德會統四用以陰象讓

仁者心之德并包徧覆而無迹禮則心發于儀則

而有迹矣義則有政刑以裁制之智則用其謀矣仁義禮智之同者經卦之同也化教勸率之異者緯卦之異也於同之中舉其禮則會之會之一十六卦皆兌也於異之中舉其教則謙艮蹇漸其有不交於兌而為萃咸困大過之類乎以德教民猶其曰以兌唱艮也民亦以德歸之猶其曰艮亦以兌為唱而和之也書之用始於五帝以讓為德故尚讓以下邵子蓋自釋之矣聖人有言以下則引以斷此章之旨也

三皇同性而異化

元之運為同人

五帝同情而異教

會之運為革

三王同形而異勸運之運五伯同體而異率世之運

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

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

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

者正則謂之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賊矣以利

除害安有去王邪以王去賊安有弑君邪是知王者

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

以聖人有言曰出易革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

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歟詩為三王之功運統四用以陽象政

性者心之理也情則感物而動見於迹矣形則迹

見于天下體則形分而微矣性情形體之同者經

卦之同也化教勸率之異者緯卦之異也於同之

中舉其形則運之運之一十六卦皆離也於異之

中舉其勸則師蒙坎渙其有不交於離而為晉旅

未濟鼎之類乎以功勸民者猶其曰以離唱坎也

民亦以功歸之猶其曰坎亦以離為唱而和之也

詩之用始於三王以政為功故尚政以下邵子蓋

自釋之矣聖人有言以下則引以斷此章之旨也

三皇同聖而異化元之世五帝同賢而異教會之世

三王同才而異勸為運之世五伯同術而異率為世之世

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以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弱者也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伯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伯伯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伯不謂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於是而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

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由五伯借

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歸

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出易履交眇能視跛能履虎尾噬人

凶武人爲于大君其斯之謂歟春秋爲五伯之力世統四用以陰象爭

聖者大而化之渾然無迹賢則充實光輝而有迹

矣才又以能著者術則詭譎以邀名焉聖賢才術

之同者經卦之同也化教勸率之異者緯卦之異

也於同之中舉其術則世之世之一十六卦皆震

也於異之中舉其率則升蠱井巽其有不交於震

而爲豫小過解恒之類乎以力率民猶其曰以震

唱異也。民亦以力歸之。猶其曰異亦以震為唱而和之也。春秋之用始於五伯以爭為力。故尚爭以下。邵子蓋自釋之矣。聖人有言以下則引以斷此章之旨也。

夫意也者。盡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盡物之形也。數也者。盡物之體也。乾離相合以陽仁也者。盡人之聖也。禮也者。盡人之賢也。義也者。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術也。先震相合以陰盡物之性者。謂之道。盡物之情者。謂之德。盡物之形者。謂之功。盡物之體者。謂之力。道德功力盡於性情形體則意言象數不可得而異也。陽為體無定用。盡人之

聖者謂之化。盡人之賢者謂之教。盡人之才者謂之

勸。盡人之術者謂之率。化教勸率盡於聖賢才術則仁禮義智不可得而異也。陰

為用無定體道德功力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存乎用者

也。體用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業也。體用著而心迹隱其變也

非自人而之天者乎。然而物類以生則真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昊天生萬物

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生物者道之行生民者極之立

非生物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聖人之權變與昊天合固非他人之權變也

四府之用本於生長。收截交而為十六變。而為二百五十六兼地。而兩之則五百一十二。聲音律呂

以圓唱方則萬之又萬者出矣。十六變於天而地以十六應之。日月星辰分陰分陽。水火土石迭用柔剛。八卦之生於四象也。日紀于星。變則應以水生於土。月會於辰。變則應以火潛于石。四象之生於兩儀也。由是言之。易非與詩合。皇非與王合。由乾離同出於太極之一動爾。是故意得者。性言傳者。情象求者。形數取者。體以盡物也。非陽變而柔應者。與書非與春秋合。牽非與伯合。由兌震同出於太極之一靜爾。是故仁純者。聖禮復者。賢義精者。才智達者。術以盡民也。非陰變而剛應者。與一

動一靜互爲其根。則兩儀之生於太極者。卽聖人之全體大用也。明矣。故皇帝王伯治迹出於心者。其體莫不有道德。功力以道德功力爲化教勸率者。從體以起用也。然陽以分陰。則體無定用。惟變是用。其用莫不有化教勸率。以化教勸率爲道德功力者。攝用以歸體也。然陰以從陽。則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之間。隨時變易。以從道。則各有所宜。如上文四節發明引證者是已。變者天道之變。生長收藏。自人而天者也。業成也。事之終也。始則以經法天。今則天自我出。命自我立。皇帝王伯與

四時行矣。豈非聖人之業哉。蓋心也。道也。合言之皆太極也。然昊天無為而聖人有心。分言之則變屬天時。不以隆冬而不生萬物。權為人事。不以伯世而不生萬民。是故天道不變。生成息矣。聖人無權。教化隳矣。剥之上九曰。碩果不食。生意猶存。蓋仁由蔽用而後顯也。故春秋所書皆天子之事。以王道之權行之。是日一北而萬物生也。此律呂聲音所以始於小日與。祝氏泌曰。五伯蓋稱於聖門。夫伯豈能盡民哉。蓋當天時之冬。為無極之數。天地無全功而不生物。聖人無全能而不生民。此乃

權變一歸於詐者爾。而不知有如其仁者在焉。此通論也。

觀物篇之五十五

內篇之五

善化天下者止于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于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盡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為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為教者。乃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為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為率者。乃謂之伯矣。昊天四府未始不為人以化教勸率為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為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為功者。乃謂之詩矣。

以化教勸率為力者乃謂之春秋矣。聖人四府未此始不為天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始終隨乎天地者也。圓者為天方者為地見先天圖

前篇四合為兩此復自四言之而象分大小則有變必有應也四象豈在圖哉神而明之存乎人耳止者止於至善之謂乃事物當然之則而時措之宜也皇羲作易冒天下之道通神明之德開物成務則有功網罟佃漁則用力然易無思無為惟善化盡道而已帝舜命禹徂征非不有功然舞干羽而苗格則所尚者德為教也武王戰于牧野非不

用力然壹戎衣而大定則所尚者功為勸也五伯召陵葵丘庶幾於王然諸侯服而震矜萌豈非力為率者哉皇帝王伯之時變則易書詩春秋之經應天時聖經表裏相因蓋時異則人異人異則經異皆自然之理聖人何容心於其間哉故體用雖合然化自配道教自配德勸自配功率自配力在圖則坤自配乾艮自配兌坎自配離巽自配震於合之中未始無分之意焉體用雖分矣然道德功力變而化教勸率應如形之影在圖則坤剝比觀自以類而配乾乾之開為十六亦自為類而配坤

剝比觀及其交也變乎上者泰大畜需小畜爲皇
之化應乎下者否萃晉豫則易之道也謙艮蹇漸
自以類而配兌兌之開爲十六亦自爲類而配謙
艮蹇漸及其交也變乎上者臨損節中孚爲帝之
教應乎下者遯咸旅小過則書之德也師蒙坎渙
自以類配離離之開爲十六亦自爲類而配師蒙
坎渙及其交也變乎上者明夷賁既濟家人爲王
之勸訟困未濟解則詩之功也升蠱井巽自以類
而配震震之開爲十六亦自爲類而配升蠱井巽
及其交也變乎上者復頤屯益爲伯之率始大過

鼎恒則春秋之力也於分之中未始無合之意焉
圓圖唱於外方圖和於內方圖變於內圓圖應於
外觀圖之始而四者之數不虧是天地始則始焉
者也觀圖之終而四者之數無欠是天地終則終
焉者也始終隨乎天地者無他以其不生於太極
之一動則生於太極之一靜不可以其始之合而
疑其終之分不可以其始之分而疑其終之合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
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
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爲

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
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

此言聖人通晝夜之道而知也觀謂不以迹而以
道以迹觀之則昊天非萬物聖人非萬民一元固
非一日矣以道觀之何物非天何民非聖何日非
元古今猶旦暮耳何也古今者旦暮之積也以其
至近明其至遠方旦則古爲今及暮則今成古矣
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如
是則今亦未必爲今也以今觀古則謂之古以古
自觀則古亦謂之今如是則古亦未必爲古也以

運經世自堯甲辰迄宋英宗月仍在午辰方過已
以年准三千四百二十分爲時僅一百十四爾且
暮何其速哉以此爲今安知其不爲後日之古以
彼爲古安知其不爲前日之今若今若古皆自我
而觀之則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道一而已矣世
之先後各有其人焉又安知不得我心之同然者
乎斯道也固考諸前而不謬俟諸後而不惑者也
能以一時觀萬時則可以一世觀萬世矣

若然則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詩書春秋者聖
人之經也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

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事業備于體用心迹之間若然謂觀之以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亦一而已矣時有消長見乎經者也否泰盡之經有因革隨乎時者也損益盡之前合言乾離與兌震者意正在此然合中必分有變有應蓋天至離日在坎則消者長天進日退至乾為泰則長之長矣天至坎日在離則長者消天進日退至坤為否則消之消矣此乾離相合消長所以盡于否泰也損不於易而於書則道傳三聖易為因而因堯

舜之前其隆猶損則書為因而革矣益不於詩而於春秋則篇存三百詩為革而因桓文之外其汚猶益則春秋為革而革矣此兌震相合因革所以盡乎損益也然言否泰而不言既濟未濟言損益而不言咸恒何哉坎離者乾坤之中交天地之用也咸恒者禮樂之所因人道之本也交則水日合體於坤乾因則人道無待於損益張氏分兩圖以方圓為二既濟圖則大小四象各相交焉非以否泰損益皆由坎離為乾坤之用與故帝王致治以否為戒然後上下交而德業成是泰不自泰也否

實致泰故否居二百五十六卦之始以見大往小
來不交者體也小往大來交泰者用也象有大小
而體用分矣庖羲之易立象以盡意則三墳可刪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則春秋當作是益不自益也
損必致益故益居五百一十二卦之終以見損而
不已則益者心也益而不已則決者迹也卦有始
終而心迹判矣體用心迹之間蓋有權與變存焉
知權與變然後乾旋坤轉世汙道隆聖人事業由
茲而備是則因時分判者未嘗分判也卒歸于一
而已矣夫五百一十二卦在一元此理也在一日

亦此理也皇帝王伯之治各盡於時故古今不相
及聖人制一定之經以御萬世之時則古今在環
中者猶日暮耳然則消長之相乘也因革之相禪
也始而終終而始大而小小而大能以有盡爲無
盡者道也

所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
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
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
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
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

命出於道自上降下從長至消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
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
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
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
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
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
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謂也仲
尼者不世之謂也道以立命自下
升上從消至長
正命謂天命之如庖羲繼天而王是也受命謂人
授之如堯禪舜受終於文祖是也改命謂放伐如

湯武革命是也攝命謂臣行君事如春秋伯主是
也二百五十六卦之陽圖乾兌離震為上坤艮坎
巽為下上下各循其序此正命受命之象歟二百
五十六卦之陰圖坤艮坎巽為上乾兌離震為下
上下各反其序此改命攝命之象歟陽圖為因之
因長之長而因中未嘗無革長中未嘗無消也此
元會運世所以有四者之數也陰圖為革之革消
之消而革中未嘗無因消中未嘗無長也此歲月
日時所以亦有四者之數也或曰長而長者為春
乾與坤也長而消者為夏兌與艮也消而長者為

秋離與坎也消而消者為冬震與巽也愚謂乾兌
離震開為十六位莫不應以聖人之時坤艮坎巽
開為十六位莫不應以聖人之時坤艮坎巽
後見天地之大殊塗而同歸然後見萬物之原故
革卽巽以消之無一位而無巽坤以藏之則消者
翁矣因卽震以長之無一位而無震乾以分之則
長者闢矣凡用無為者皇也用恩信者帝也用公
正者王也用智力者伯也各有消長之消長存焉
三皇之時庖羲王天下五帝之時共工伯九州三
王之時成湯稱帝乙五伯之時左史通皇墳乃其

體耳凡心乎道者易也心乎德者書也心乎政者
詩也心乎事者春秋也各有因革之因革存焉書
之易曰貞曰悔春秋之書元年正月易之詩鳴鶴
在陰詩之春秋日有食之乃其迹耳皇極用五居
中以宰乎四者神也其太極之於時仲尼之於道
者與命世謂得位在上命出於道不世謂得道在
下道能立命自圖觀之一千二十四者二百五十
六之四也二百五十六者十六之十六也以十六
位分為七等則一十百千纔得其四耳皇帝王伯
之世數不能外焉各盡於其時者也外此則萬及

億兆其仲尼之道能以有盡為無盡者與夫世止於四千三百二十而曰萬世則一元之後復有一元其道亦如是而已則悉以歸之可也而止以萬世言之何也十萬為億十億為兆皆自萬生及舉成數而萬在其中所以但言萬世而不世之事業自非命世者之所能及也

仲尼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自十世夫如是則何止於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自百世推之

仲尼道出帝王之上而能用乎皇帝王伯者故引其言邵氏伯溫曰商周革命者也而亦有所因故商因於夏禮周因於商禮禹湯武王皆聖人也其道則同不得不因其時則異不得不革故皆有所損益唯聖人不苟同亦不苟異與時偕行以一世而知萬世其所損益惟以道故也愚按百世謂三千年經世數起唐堯而虞夏殷周以至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不止百世而已邵子一元吟有曰中間三千年迄今之陳迹治亂與興衰著見于方策吾能一貫之皆如身所歷所以貫者吾心之知

也。又詩曰：皇帝王伯，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于秦。至秦而三代之禮不得行矣。然所因者人之大倫，損益不過制度文為而已。伯一變至于王，王一變至于帝，其道可知，固非秦所能限也。

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舍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仲尼之道不異天地，欲知仲尼觀天地則知仲尼矣。天地之道不過動靜。

而已。欲知天地觀動靜則知天地矣。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與。夫

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一動一靜者，天

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故也。妙謂精微盡精微則三才合一。故再言至妙。是故

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

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與。

前四篇首以四象分天地萬物之體，雖有用而實主於體。次以四象分昊天聖人之用，雖有體而實主於用。此則合體用而一之，以見皇極用中為四象主宰，故自皇帝王伯而歸於仲尼皇極之統也。

亦猶自八卦四象而歸於太極焉耳。然必自天地動靜言者何哉？蓋天地卽太極之全體，動靜卽太極之妙用。自仲尼而歸之，則彼此相孚，形雖不同，而理固無異也。以圖觀之，離起子中，乾起卯中，坎起午中，坤起酉中。地以其正奉天者，太極之一動爾。乾西北維，泰東北維，坤東南維，否西南維。天以其餘與地者，太極之一靜爾。夫所謂一動者，亘古此一動而未嘗無靜也。所謂一靜者，亘古此一靜而未嘗無動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妙於動靜者也。而其一者常存，豈非至妙之謂與？圖左爲陽天

辰不見於震，故去一用三。自復一動而陽生，至於乾，圖右爲陰，地火常潛於巽，故存一用四。自姤一靜而陰生，至於坤，一動一靜之間，孟康曰：子西亥，東其中間也。乃坤未復，初靜極，幾發而人心與天地之幾相應，至精微也。在一歲爲冬至，以元經會則復爲元之元。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邵子曰：寂然不動，以其無陽坤之象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于中，復之義也。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又詩曰：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得意難言，正在於此。夫所謂一動一靜之間

者動而無動其動也以有動之理故雖動而無我也靜而無靜其靜也以有靜之理故雖靜而無我也以無我而出入於動靜有無之間不役乎動不滯乎靜則其心與天地一矣雖不言一豈非至妙至妙之謂與上言至妙者一以言天地而未言人也下言至妙者二則人之至妙有得於天地者也無中含有卽所謂无極而太極夫人而有是也然而躁於動者雖坐亦馳囚於靜者雖行若尺其於動靜之妙蓋有不得而與焉者矣誠能察見善端常使一陽為主於內而擴充焉此心之仁生萬民

天地之心生萬物合爲三才之道卽至妙至妙之謂也惟仲尼盡之其曰行無轍迹非動而無動之謂乎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靜而無靜之謂乎曰予欲無言則心爲太極又兼乎動靜之間矣是故聖人之時在乾巽者迹也展十二爲十六而大體備聖人之經在坤復者心也斂十六爲十二而妙用行子夏曰一不用者太極也王弼曰其一不用以其虛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妙之又妙非仲尼何足以及此

觀物篇之五十六內篇之六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
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
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
文而下孫五伯也聖人之經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
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
親也孫五伯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伯尚親以
力皇帝王伯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
億千萬年仲尼中間生為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
多耶所以重贊堯舜至禹則曰吾無間然矣既往為古未來

為今

此承上篇言仲尼之道與天地同大而其經之所
統皇帝王伯則四時行焉者也改稱仲尼為孔子
者孟子諸書皆然邵氏伯温曰易書詩春秋皇帝
王伯聖人之事業盡在是矣中庸曰仲尼祖述堯
舜而不曰三皇尊之而不可以言名也憲章文武
而不及五伯卑之而有所不足道也此則兼舉之
蓋庖羲易畫起于太極黃帝歸藏始交坤乾皆本
自然當因而因故羲軒而下贊之而已天地萬物
之理此其祖也五帝之典序始唐虞一中所分或

因而革雖革也未嘗不因也其繼禰爲宗者與三
王則又五宗之子矣言達于政以治內外或因而
革是以刪詩也桓文而下其視帝王遐邈微小奚
啻雲仍故春秋筆則筆削則削褒貶是非而直道
行焉當革而革故謂之修其曰子孫蓋自祖宗推
之非自仲尼言也夫既從周敢自子厥先王哉隨
時損益則萬變無方據理因革則一定不易奚容
心焉故又曰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官天下者尚賢
者也家天下者尚親者也賢賢之道行則必尊所
尊是故祖三皇以尊其道宗五帝以尊其德親親

之道行亦必賢其賢是故子三王以賢其功孫五
伯以賢其力有盡者自大而小故皇帝王伯分爲
四象無盡者自小而大故祖宗孫子合爲一家故
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嗚呼發嘆其感古慨今者深矣仲尼生當古今之
間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蓋未之逮也三皇五帝誰
能並之大道既降各親其親則三王之外猶有慕
三王而尚功者焉五伯之外猶有慕五伯而尚力
者焉祖宗寡而子孫多者蓋以此也重贊堯舜則
三皇不待贊矣何也贊易所以贊三皇也故以運

經世堯舜當乾之大有夏禹八年則入姤之乾仲
尼贊堯既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而又述其咨舜
允執其中贊舜既曰君哉舜也而又美其繼堯無
為而治豈非聖人在天子之位而逢時運之隆乎
至禹則但曰吾無間然三王可稱者莫若禹且不
得與於重贊之數他可知矣蓋運至於姤一陰生
而世道降文王雖有至德猶服事殷仲尼亦不有
天下此固自然之數也

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
雖不敢比仲尼上贊堯舜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

乎

夫子既贊堯舜今復人謂仲尼

惜乎無土吾獨以

為不然匹夫以百畝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
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若然
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也斯亦不為之

過矣

此見夫子賢於堯舜

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皇極順叙世之治亂於
既往聖人逆知禮之損益於未來仲尼後禹與今
之後仲尼合三千年百世之事損益之所始也禹
承堯舜運當乾姤震以長之者至是則巽以消之
仲尼善事其心獨得天地人之妙以契堯舜而形

諸言則道之相傳豈以古今異乎夫堯舜禹命世者也仲尼已贊之矣若復贊之是僭比仲尼也豈敢爲之仲尼不世者也孟子雖已贊之然士希賢賢希聖竊比於我孟子非僭也爲之可也仲尼後禹猶在姒運今之後仲尼者則運纏大過矣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善事其心以爲立德之地可弗希乎自匹夫以至天子其土廣狹雖有四等不同然皆不無所止惟仲尼之道通萬世而無弊則是亘萬世而無窮也自一世言之則有一世之天下自萬世言之則有萬世之天下舉萬世之天下歸之

仲尼則是仲尼之士賢於爲天子者遠矣而奚諸侯大夫與匹夫之敢望乎孟子以一言贊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是真不爲過矣此固後仲尼而願學焉者也或曰河圖之數十以五居中而五行各居其方洛書之數九以五居中而八卦各應其位故天地之數五五者數之祖也日月星辰統於天水火土石統於地皇帝王伯統於仲尼故仲尼之士函乎四等猶太極之五主乎四象時有升降經有因革損之益之與時宜之豈獨百世可知哉推諸萬世而準所謂能以有盡爲無盡者也

豈亦邵子之意與

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係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修而得之不修則不得是非係乎天也。係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其已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失之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已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耶。先

言求富貴而不修功德以起下文

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以

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有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

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天歟。是人歟。

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積功

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謂利

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于其間哉。然而有幸有不

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

此明言富有天下貴為天子由於積功累行以立命

富貴。承有土而言功德。承五帝三王而言先。槩言

之後。乃明言積功累行為立命之本。其戒不知天

命者明且切矣。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

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邵子則言富貴係乎天
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
我者也邵子則言功德係乎人對舉言之則內外
之分輕重之別判然矣苟以富貴得失而矜怨生
焉此則人情之惑也惟其人情之易惑是以天理
之不明若能反求在我則知己得之人與之其所
以然者無非天理矣安有不知量之人哉易曰崇
高莫大乎富貴但以富貴言之固有妄意求得之
者矣况於至富至貴豈無窺伺者乎若晉文請隧
楚莊問鼎是已聖人之大寶曰位天所命也堯舜

及禹曆數相承豈求而得者哉得之者天也天地
之大德曰生則存乎人焉堯舜行仁禹亦祇德雖
有天命皆由積累是天又不外乎人也積累之難
則不勉敗壞之易則不戒成則歸已壞則歸天是
以咎生災至卒不可追曷若積其所當積累其所
當累不求富貴而後為之則功行日崇而命自
我立矣夫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苟有所為而為
仁是利之也非惟不能積累將無流於五伯之所
為乎君子先事後得亦惟盡其性分之常而已此
謂求在我者豈有妄意於其間哉然而有幸者焉

有不幸者焉出於莫之致而致然後歸之命也此
下乃以經世三千年事言之蓋以運經世在圖之
上有崇高之象焉以元經會在圖之下有積累之
象焉元者仁也乾元坤元皆仁之謂也王者必世
而後仁則參三才生萬民之謂也自非積功累行
其孰能與於此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
下殷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
天下三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總言三代得
天下與失天
由平王東遷無功以復王室赧王西走無虜以喪

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國諸侯仰存乎五伯而已此又

奚足道哉王降而伯
自東遷始但時無真王者出焉雖有虛名

與祀宋其誰曰少異是時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春

因五伯
而作仲尼脩經周平王之時書終于晉文侯詩列

于王國風春秋始于魯隱公易盡于未濟卦修春秋
因及書

詩易以終
聖人四府

上言功德此獨言功者三王以功勸民故也三代

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蓋君德以

陽剛為主臣道以陰柔為輔有天命以得天下雖

時不同皆由陽剛中正仁而積功人作之咎天降

之災以失天下雖時不同皆由陽剛過亢不仁而肆虐成敗之形則一而已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周至幽厲雖若未亡其實亡矣獨以文武之澤未斬國之典刑尚存故平王東遷徒擁虛名至赧王而後失之是時運入姤中巽以消之變其陽剛化爲陰柔既不能明作以有功亦不能披猖而爲虐先王之功不復得以憑藉反賴五伯以推亡固存君不逮臣陰道盛長可謂驗矣夫平赧之間真王不興乃王降而伯之世此春秋所以作也既曰作而又曰修者筆削褒貶裁自聖心傷其事之

實則賤伯憫其名之虛則尊王其與述而不作因而不革者大有徑庭矣是時也書終文侯之命功由臣建詩列爲王國風勸與臣同春秋始魯隱公政以臣紀王者之迹其熄至此聖人於是寓其意於易之未濟卦夫六十四卦至未濟而盡固也文王後天離易乾坎易坤以爲天地之用使有聖人者出焉開天闢地爲人立極則義軒造化廓然一新乾坤交泰於坎離自有天人相與爲無窮者矣夫然後循仲尼所以道名分者尚夫政焉以功勸民人存政舉固貞下起元之理也聖人四府先春

秋而後易其卽昊天四府之冬而復春者與

予非知仲尼者學為仲尼者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而出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功德自文武出而

出自幽厲文武之基息矣由是犬戎得以侮中國周

之諸侯非一獨晉能攘去戎狄徙王東都洛邑用存

王國為天下伯者之倡桓鬯圭璫之所錫其能免乎

周衰五伯實有功於天下晉為之始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

愈於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

不復行禮者矣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美

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

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晉衰五伯已削迹於

天下周為之終齊景公嘗一日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也諸侯僭天子

陪臣執國命祿去公室政出私門景公自不能上奉

周天子欲其臣下奉已不亦難乎厥後齊祚卒為田

氏所移夫齊之有田氏也亦猶晉之有三家者亦猶

周之有五伯也韓趙魏之于晉也既立其功又分其

地既卑其主又專其國田氏之于齊也既得其祿又

專其政既弒其君又移其祚其如天下之事豈無漸乎履霜之戒寧無思乎人之大倫禮之所因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為子其僭王也不亦陋乎人之大倫壞於夷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為事遂復為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為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漢所滅恃強凌弱與豺虎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禮義之師

也夷狄異於中國者以其無禮義宋之為國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區與諸侯並驅中原耻居其後其于伯也不亦難乎宋雖中國不能尚力

此言仲尼修經為經世之所取法因言春秋始終五伯功罪以見為國以力不若以禮之愈也禮樂征伐皆天子之權而禮為大道德功力皆天時之變而力為下此修經之意必學之而後知也中國所以異於夷狄者以其有禮夷狄所以服乎中國者以其有王大權出於諸侯功德息於幽厲而大戎侮之由無王則無禮義故爾是時獨晉捍王于

艱爲五伯倡中國猶有禮義之師焉此所以錫文
侯之命也學仲尼者知書之所以終則知春秋之
所由始矣告朔事之實也餼羊名之虛也尊王名
之虛也息兵事之實也文侯之後文公繼伯雖曰
尚力然天下諸侯尚知有君臣之禮及晉分爲韓
魏趙而後秦敢滅周是晉之名足以制夫秦之實
也晉之盛衰周之存亡係焉此仲尼所爲傷憫者
與告朔餼羊以名實言君臣父子以名分言禮之
廢興係乎名實一事之微聖人猶致其意禮之有
無係乎名分三綱之大豈徒言哉夫惟一事之不

謹履霜之不戒也其極也君臣易位而三綱淪則
堅冰疑矣春秋之世非獨齊晉爲然則聖人之傷
憫不既深乎至於周無天王之實而楚有僭王之
名春秋於中國會盟書楚爲子者以禮正其僭也
不然蠻夷之陋誰復知之既論楚而復及吳者楚
之僭王在春秋之始吳之僭王在春秋之終其所
尚者皆以力不以德故吳滅於越越滅於楚楚滅
於秦秦滅於漢亦可見力之不足恃也方齊晉伯
而吳楚畏之及吳楚伯而齊晉衰則中國無伯矣
伯降則爲夷狄聖人之傷憫又當何如哉夫力非

君子之所尚也然德不足以服人則必濟之以力
宋襄公嘗主盟會為楚執辱卒無刷恥之道故五
伯惟稱齊晉秦楚而宋不與焉推亡固存惟力是
尚仲尼所以修經者其傷憫在此則夫謹華夷之
辨正名分之實豈得已哉

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燕處北陸
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利刃爭虛
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
加害延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邵子傷憫衰
周望燕振起
亦仲尼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
之意

然而有祚長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代
以降漢唐為盛秦介于周漢之間矣秦始皇盛于穆公
中于孝公終于始皇起于西夷遷于岐山徙于咸陽
兵瀆宇內血流天下并吞四海更革古今雖不能比
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
法太酷殺人太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于秦誓一事
其指不亦遠乎燕不足望轉而歸秦秦不足言轉而
歸仲尼之先見王者不復再興其傷

憫深矣

前言春秋之始終此論戰國之始終春秋之始終
仲尼有望於晉而齊次之若宋則非所望也至如

秦楚則不得已而與之耳是以邵子之論詳晉齊
畧秦楚而宋則無取焉戰國之始終仲尼不及見
矣邵子先致望於北陸之燕而後絕望於中原之
秦時當伯降王者不與其傷憫之意正所以學仲
尼也夫天人之際邵子之言備矣至此始論地勢
豈亦以會經運之義與北陸當箕斗之交冬至陽
生雲漢降及東北維地合于天有泰象焉秦當鷄
首東井輿鬼之交夏至陰生雲漢升至西南維天
合于地有否象焉秦所以加害於燕者燕丹促之
耳使燕以宗周爲念不以讎秦爲謀養德觀變修

召公之政以治其國培植愈固而樹立不拔則有
興王之理矣遲之歲月則天下之否安知不易而
爲泰哉仲尼序書於費誓之後卽以秦誓終之周
雖未亡固已知繼周者之必秦矣推原其故中原
之地古今同此幅員也然祚有短長國有大小者
何哉善守者不必善攻善攻者不必善守其勢異
則其事殊故也穆公悔過嘗修夫聖矣善端雖萌
過而不改孝公用商執事刑誅尚奚悔焉始皇不
仁瀆武刃血善攻者也及六王既一則無所用其
攻矣更革古今又不求所以善守之道故其地大

方晉隋則有餘而其祚短方漢唐則不足豈非不
仁之故乎向使思穆公之善擴而充之是卽昊天
生物聖人生民之心也繼周而王又奚難焉一陰
日積否不復休仲尼之見遠矣哉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
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
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
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乎周
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于天下
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無敵於天下而天下共惡

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乎周秦漢哉擇乎善惡
而已善惡起于義利天理存亡
國家興廢其幾決於此

朱氏隱老曰自春秋戰國至於楚漢廢興世變極
矣要其歸則善惡之分義利之判而已嘗考孟子
其言善者無敵于天下則有之矣其言惡者無敵
于天下則未之有也邵子以善惡無敵相對而言
非與孟子之言相反孟子特諱其惡者而不言耳
非謂惡者果不如善者之無敵也况孟子言於時
君安得以惡者無敵啓其好殺之心哉惟邵子以
周秦楚漢相對而言周之好生也足以興矣而其

後則爲秦所滅是周固無敵於天下秦亦無敵於天下也漢之好生也足以興矣而其初則爲楚所破是漢固無敵於天下楚亦無敵於天下也秦楚雖皆無敵於天下而不得如周漢之興何哉天道福善而禍惡人情好善而惡惡善者好生卽生之徒也安得不興惡者好殺卽死之徒也安得不滅以人之情揆天之道知其無擇於周秦楚漢惟以善惡分好惡判興亡而已夫民擇君猶鳥擇木惡木朽株鳥所不栖而况人乎愚按陽爲德主生陰爲刑主殺已會以前皇降而帝莫不尚德乎會以

後王降而伯莫不尚刑然天人有相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邵子學孔孟者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故著書以經世爲名而於秦漢而下國有大小統有離合每每致望焉夫性無不善善得於心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仁義行而王者興矣天地大運否易而泰其幾在此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此篇所以拳拳於人事者豈無意與

